

主 羅家倫
編 倫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信書

中國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印行

客帝匡謬

廬書前錄

自古以用異國之材爲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客帝者何也。曰。如滿洲之主中夏是也。夫整軍之將。司稅之吏。一切假客卿於歐美。則以雞林靺鞨之賓旅。而爲客帝於中國也。何損。知是而逐滿之論。殆可以息矣。抑夫客卿者。有用之者也。客帝者。孰爲之主。而與之璽紱者乎。明堂大微。不司其勳。岱山梁父。不載其德。盜沃土於中夏。而食其賦稅。旣無主矣。而客於何有。曰。已矣。弗復道矣。咸池之均。弗可以入里耳矣。必若言之。吾則曰。中夏之芟主。自漢以來。二千餘年。而未嘗易其姓也。昔者春秋以元統天。而以春王爲文王。文王孰謂。則王愆期以爲仲尼是已。歐洲紀年以邪蘇。衛藏紀年以釋迦。而教皇與達賴刺麻者。皆嘗爲其芟主。中夏之芟主。非仲尼之世胄則誰乎。梅福之訟王章也。見新室盜漢之狀而塞之也。及王章不可訟。而上紹殷之議。其指歸則以聖庶奪適爲臬。是何忘漢之社稷而爲此闕疏之計邪。夫固曰。素王不絕。黑緣之德不弛。則中夏之域。亙千百世而有芟主。若夫攝斧戣。掌圖籍者。新乎。漢乎。則猶菌鶴馬蝟之相過乎前而已矣。繇福之說。苟言大同。必有起於側陋。握石椎而懷神珠者。吾民以爲可恃。然後君之。斯固攤戴也。亦不得世及矣。若猶是世及也。冠冕未裂。水

土未墾。則中夏之矣。主其必在乎曲阜之小邑。而二千年之以帝王自號者。特猶周之桓文。日本之霸府也。苟如是。則主其賞罰。而不得尸其名位。中夏有主。則爲霸府於豐鎬秣陵。浹維北平者。漢乎。滿乎。亦猶菌鶴馬蝟之相過乎前而已矣。苟攝之者不得其指。而自以鎮撫九有。若天之有攝提大角。斯猶大夫之臚岱。其罪不赦。此漢唐之所以爲天囚。非命。而客帝之所以愈迫民以攘逐也。難者曰。今之衍聖公。其爵則九命。其冊封則必於京室。今倒植其分。霸其封之者。而帝其受之者。其左夫曰。已矣。弗復道矣。吾固曰。咸池之均。弗可以入里耳矣。繇露有言。天子不臣二代之後。而同時稱王者三。是則杞宋之在周世。其名則公。其實則王也。書梓材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正義曰鄭以王爲二王之後夫以勝國之餘孽。不立其圖法。不用其官守。然猶通三統而王之。況朝野皆奉其憲典。以綱紀品庶者歟。名曰衍聖公。其實秦皇也。若夫錫命之典。自漢之封紹嘉。以至於今。更十七姓。七十有餘主。而不能以意廢黜之。夫非一代之主所得廢黜者。則亦非一代之主所得冊封也。雖徵冊封於孔氏之位。何損其冊封。則驚主嬭臣之自爲僭濫。亦猶乾隆之世。英吉利當一通聘。而遽書之以爲入貢之藩云爾。且昔者成周之末。王赧已虜。而東周特畿內之侯也。其於七王。壽位固不相若。亦侍祠貢獻惟謹。且聽其黜陟焉。宋

氏之於金元亦嘗至乎稱臣稱姪矣。然而言神州之王統者終不以彼而奪此。苟以是爲比則衍聖當帝。而人主之當比於桓文霸府也。豈顧問哉。雖然此猶千載之蠱事。臧於石室。史官儒生得守空文以持其義。而世主未嘗既其實也。土簪之后。逆取順守。尙已。方其盛時。持重萬鈞。環天下而爲臣妾。雖臨辟離。固不欲捐其黃屋。以朝孔氏之嘗酎。斯已泰矣。及夫陵夷積弱。處逃竄之臺。被竊鈇之言。大枋既失。執儕於家人。寧奉表以臣敵國。而猶歸然自謂尊於玄聖之裔。豈不忸哉。乃夫賓旅侵突而爲君者。故邇梁遠。以華夏爲異類。鑿刃所抵。類鴆厥宗。而無所懸痛。楊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陰之屠。金華之屠。陷肉也如黑鷺。竊室也如羣麀。其佗培發害臧。掘冢壞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鉅尊珠襦之寶。以爲儲臧者。不可以簿籍計也。及統壹天下。六官猶耦。防營猶設。明末馬阮築板磯城爲西防左良玉款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今之駐防則誰防乎名不正言不順二百年泄泄然而不改異夫託不加賦以爲美名。而以胡騎之饑饉。剗敵府庫。迨有獄訟。則漢民必不可以得直。迨有劇寇。漢臣賢勞而夷其難。創夷既起。又置其同族於善地。以亂其治。吾義士之謀攘逐者。亦寧有過職乎。逐加於滿人。而地割於白人。以是爲神州大詢。夫故結肝下首而不欲逞。非其喪志。鑑於蜀宋也。蜀相之結荆楊也。非忘報也。彼蒞曹氏。則吳不得怨。故覆於南郡。婁於白帝。再

挫之忿。而不敢復焉。宋與女真。宗禰之痛也。引蒙古以滅之。終自戕敗。廟筭失也。故地處其
逼。孰處其隍。九世之仇。而不敢復焉。何者。犂牛之鬪。玄熊咆哮。以格其間。則二牛皆鬻也。且
夫今世。則又有聖明之客帝。椎匈鬻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過矣。彼疏其頑童。昵其地主。以
百姓之不得職爲己大恥。將登薦賢輔。變革故法。使率越勁。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彊力。以禦
白人。之侮。大東辛顓之冑。且將倚之以爲安隱。若是。又可逐乎。雖然。弗逐。則高義殆乎格。配
天之志。殆乎息矣。洩勝負於一朝。兩族皆償。而不顧其後者。日莫塗遠之所計。雖非少康。猶
之伍員也。中夏雖壞敗。寧無其人邪。其攘逐滿洲也。在今日。其不攘逐滿洲也。亦在今日。客
帝誠聖明。則必取謨於陸贄。引咎降名。以方伯自處。唐書陸贄傳德宗議更益大號贄奏言若以
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 禘
郊之祭。雞次之典。天智之玉。東序之寶。一切上之於孔氏。彤弓黃鉞。納陛嚮。一切受之於
孔氏。退而改革朝官。皆如宗人府丞。朝官皆滿漢二員獨宗人府丞則祇一漢員 圜地之滿蒙。駐防之八旗。無置馬甲。
而除其名糧。一切受治於郡縣。自將軍以至佐領。皆邊爲散秩。大政既定。奏一尺書。以告成
於孔氏。吾讀伊尹書。有九主。有素王。吾讀中候。至於霸免。鄭注霸猶把也
把天子之事 有受空之帝。鄭注謂
楚義帝今
以素王空帝尸其名位。而霸者主其賞罰。則吾中夏所君事者。固聖胄已。其建霸府於域中。

則師不陵正。而旅不逼師。臣民之視客帝。非其后辟。其長官也。霍光也。金日磾也。李晟也。渾瑊也。其種彖不同。而其役使於王室也若一。則部曲之翼戴之也。漢乎。滿乎。亦猶南鶴馬蜩之相過乎前而已矣。君臣不屬。則報志可以息。雖弗攬逐。無負於高義。然則二族皆寧。而梅福之大義。且自今始。既其實焉。以是流衍於百王。而爲憲度。其有成勞於中夏也亦大矣。難者曰。今中國羸病。軟之則僵。羣。五稔必仆。雖尊崇孔氏以息內訌。其何瘳乎。曰。尙觀明堂合宮之法。官天下則帝孔氏。百世丕天之定律。非獨爲滑夏之代而已。且夫發憤爲天下雄。則百稔而不仆。怠惰苟安。則不及五稔而亦仆。吾所議者。爲發憤之客帝言也。非爲怠惰苟安者言也。夫苟怠惰苟安。雖采椽茅茨。若自處於臣虜。可以亡國。發憤而爲雄。而後以降名尊主爲可恃也。不然。則一飯之頃。已渙然離邊矣。安能五稔。

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巳違難。與豫清者游。而作客帝。飾苟且之心。棄本崇敎。其違於形勢遠矣。且漢帝雖孱弱。賴其同胤臣民。猶或死之。滿洲賤族。民輕之。梃於骨髓。其外視亡異。歐美故聯軍之陷宛。平民稱順。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廩祿。伏節而死。義者亡一於漢種。非人人闢茸傭態。同異無所擇。孰甘其死。繇是言之。滿洲弗逐。欲士之愛

國民之敵，錄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爲歐美之陪隸已矣。今弗能昌言自主，而以責宣慰之主，而欺，著之以白効，錄而刪是篇。

分鎮匡謬

這書前錄

與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則莫若分鎮。分鎮尙已。昔唐太宗欲世授節度，而馬周李百藥之倫，則謂親屬且不可以領土宇，其後淮朔不賓，柳宗元祖述其意，作封建論，蓋懼鎮將世及，尾大躡盤，黜陟將自主，屬時清明，未有外侮，其論議固足以自守也。宋之季而禍發於穹廬，州郡破碎，墓無完構，里無完室，則李綱始有分鎮之議，雖不竟行。南宋卒賴是以自完，其方部然後知封建有其難，而郡縣有其非也。定傾之道，一彼而一此，軒轅大角之獸不見，則王者不能以革故及陽節既盡，必守前世故常之論，以外重內輕爲足，以虧國家之太柯，此文俗吏之所樂，而知時者故未以是爲權槩也。自明以來，行省則有布政使，主用人治賦，不得操兵柄，其後以疆宇侈，充非能正衆之丈人，使之節制將吏，不足以爲治，於是，有以大臣爲督撫者，當明之衰，直隸一隅，有總督三人，十有三行省，其巡撫乃至二十有九，威權雖衆，然所馭乃不過數郡，土宇既隘，不足行其意，終於流寇稟突，外患躡迹，如洩澠池而莫之天關。

此無佗。劫於馬李柳氏之論。常懼方鎮屈強。不用朝命。故寧削弱其土。使局促不得自展。至於疆宇坼裂而不悔也。滿洲起朔方。因襲明舊。稍省督撫。小者不損一行省。使教令所下。漸及泰遠。然猶稟命於六部。不敢自擅。咸豐之季。漢帝已立。重以外寇。孤清之命。玷玷如索九丸。賴大酋明聖。樞臣善方畧。一昔舉滅膝肩。鑄之智而破碎之。自征自撫。自生自殺。自予自奪。一切屬其權於疆吏。是時知兵之臣。威令振肸。或出其竟外。而上不以文法制之。卒能戡滅大平。盜其天球。繇此言之。內外之重輕。所以爲利害者。斷可知矣。今方鎮齟齬。而四裔乘其敝。其極至於虛獨政府。使從而劫疆吏。一不得有所阻撓。割地輸幣。無敢有異議。彼其所以鉗束者。則外輕之效非乎。與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則莫若以封建方鎮爲一。置燕齊晉宋及東三省爲王畿。注措無所變。其餘置五道。曰關隴。附以新疆。曰楚蜀。附以西臧。曰滇黔桂林。曰閩粵。曰江浙。謂三江道各以督撫才者制之。冠名以地。無以虛辭美稱。行政署吏。惟其所令。歲入貢於泉府者數十萬。毋有錢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問。一受其膏。非喪土錢貢。終其身無所易。死則代以其屬吏。薦於故帥。而錫命於朝。其布於鄰國。則曰。斯吾附庸之國也。交會約言在是。天室弗與知。案聯邦之制。雖同等聯邦。外交固在中央政府。也不同等聯邦。無論然清室之於朝鮮。任自遣使。既嘗破其例矣。若是。則外人

得挾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歲月以修內政。人人親其大吏。爭爲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夫清世名位至濫。獨齋號乃重於靈鼉之鼓。蒙古而外。非宗室無有處王位者。雖五等亦非勳臣不得與。此其法昉於漢明之制。然明永曆討不庭也。何騰蛟則以中湘王封墓。其後若金聲桓、李定國、數子。皆剖青圭而正王位。其膏不屯。其印不剝。何者。遭值喪亂。則守文之制。固運而往矣。且古者上公九命。子男特五命耳。其位乃下於列卿。是故成周之典。足以度越千世。其在中葉。惟唐制最中繩。其秩親王正一品。與三公三司同。嗣王郡王。則不過從一品。降及男國。則不過五品。故宰相皆公。而將帥以郡王封者三十餘輩。以李光弼之部王者至十校。今俄英之相。多以王公稱者。遠則唐制。而近則西鄰。以此崇重方鎮。夫何牽於往日之制乎。或以唐世河北失馭。其端自方鎮之有功始。此皆愚儒無知。懲旣成之事。顧不知其謀始之所以難也。使唐無方鎮。十道且不能保。奚翹失河北而已。其卒旅距抗命者。以武夫驛突之將。勇於趨利。而未嘗知方。故侵尋至不可制。今以文臣而懼其跳踉爲桀寇。自唐以來。其孰覲之哉。夫法不外操。而兵不中制。今自九服以內。旬始未出。而瓜分固已亟矣。瓜分而授之外人。孰與瓜分而授之方鎮。方鎮雖不肖。尙畧得三四人。其佗或愿慤無雄畧。吾聞晚明之

將帥。史可法最劣。其次有瞿式耜。其次有李定國。其次有鄭成功。張煌言。後出益倥。則習於戎事故也。始雖愿慤。而代之者必雄畧矣。其縻於中制者亦遠矣。且夫利不過幅。則用足也。思不出位。則慮周也。兵不外募。則士附也。吏不芻掣。則功大也。當裔夷之競。而求之剽末。以覲自全。使烝民有立。政府緩帶。舍是。則無長計矣。若其檢式羣下。和齊縣內。微革更官制。則猶篆車之無轅。而丁峙者或未意是也。頌曰。皇以問之。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懷借權之謀。言必湊。是今督撫色厲中乾。諸少年意氣盛壯。而新用事者。其慮畏又過大。嗟舊臣雖屬以一道。弗能任。傳曰。貧且乘。盜之招也。縱滿洲政府能棄若無收者何。夫提挈方夏在新聖。不沾沾可以媮取。鑑言之莠。而刪是篇。

遺書目

原學第一

訂孔第二

儒墨第三

儒道第四

儒法第五

儒俠第六

附上武論
徵張良事

儒兵第七

學變第八

學盡第九

王學第十

顏學第十一

清儒第十二

遺書目

學隱第十三

訂實知第十四

通識第十五

原人第十六

序種姓上第十七

序種姓下第十八

原變第十九

族制第二十

附許由即
咎繇說

民數第二十一

封禪第二十二

河圖第二十三

方言第二十四

訂文第二十五

附正名
釋義

述圖第二十六

公言第二十七

平等難第二十八

明獨第二十九

冥契第三十

通法第三十一

官統上第三十二

官統中第三十三

官統下第三十四

商鞅第三十五

正葛第三十六

刑官第三十七

定律第三十八

不加賦難第三十九

明農第四十

禁煙草第四十一

定版籍第四十二

制幣第四十三

弭兵難第四十四

經武第四十五

議學第四十六

原教上第四十七

原教下第四十八

爭教第四十九

憂教第五十

訂禮俗第五十一

辨樂第五十二

相宅第五十三

地治第五十四

消極第五十五

尊史第五十六

徵七畧第五十七

哀焚書第五十八

哀清史第五十九

附中國通史略例

襍志第六十

別錄甲第六十一

楊蔚錢

別錄乙第六十二

許二魏湯李

解辮髮第六十三

叙曰。幼慕獨行。壯丁患難。吾行卻曲。廢不中權。迷鞠迫言。劣自完於皇漢。其和二千七百四

編書目

十一年章炳麟錄

原學第一

煊書一

視天之鬱蒼蒼。立學術者無所因。各地齊政俗材性發舒而名一家。希臘言海中有都城。

曰韋葢。海大神泡斯頓常馳白馬水上而爲波瀾。宗教學中國亦云。此非賓海者弗能慮造。

是也。伯禹得龜文。謂之九疇。惟印度亦曰。鴻水作。韋斯擎化魚。視摩擎以歷史。寔曰魚富蘭。

那。二譏之迹。國有大川而饋餉其譏。寒冰之地言齊簫。暑溼之地言舒綽。瀛陽之地言恢詭。

惑也。故正名隆禮興於趙。竝耕自楚。九州五勝怪迂之變在齊稷下。地齊然也。七雄構爭。故

宋鉅尹文始言別宥。以駟合驪。以調海內。雅典共和之政衰。貴族執政。而道益敗。故柏拉圖

欲辨三階。以哲學者操主權。德在智。其次軍士。德在勇。其次農工商。德在節制。柏拉圖生於貴族素賤平民主

義至是又懲貴族主義故構此理想政體周室壞。鄭國亂。死人多而生人少。故列子一推分命。歸於厭世。御風而行。

以近神仙。希臘之末。甘食好樂。而俗淫湎。故斯多葛家務爲艱苦。作自裁論。冀脫離塵垢。死

而宴樂其魂魄。此其政俗致之矣。倍根性貪墨爲法官以賄敗。以是深觀得其精和。故能光

大冥而倡利己路索穿窬脫縱。百物無所約制。以是深觀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極自由。

莊周曰。封侯與治統者。其方同也。惟其材性也。夫地齊阻於不通之世。一術足以杙量其國。